

情 变

李
宁
凡
「
台
湾
」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情变

李宁儿
〔台湾〕

台湾-当代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 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：卢清
封面设计：卢清

情 变

(台湾) 李宁儿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5印张 2插页 108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

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000

ISBN7—80534—655—0

I·550定价：4.25元

想象他已经有了一个六岁的女儿？又怎能相信她还来不及长大，就要死了？

计程车一路开到安和路一栋旧式公寓前。这个地段的房租很贵，但玛丽安却住在这里，因为她的医院就在这附近。房东太太带她看了一圈，并给她送来一锅热汤。她说你们香港人不是都爱喝汤吗？其实她不是香港人，她是道地的台湾人。但没关系，重要的是，这次她回来，再也不走了。

秋天的时候

玛丽安：年轻、陌生而美丽的母亲

站在一丛盛放的风信子前

她轻轻的、有点痛苦的告诉自己

她将拥有，拥有

她的孩子所拥有的一切，一切……

——杨泽·《给玛丽安》

玛丽安来的时候，因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，留下一个六岁大的孩子，她一个人住在这里。她是一个年轻的、陌生的、美丽的母亲，她站在一丛盛放的风信子前，她轻轻的、有点痛苦的告诉自己，她将拥有，拥有她的孩子所拥有的一切，一切……

来自香江的神秘女子

不要问她为什么归来？也不要问她为什么离去？
为什么来？为什么去？是她这一生的迷茫。
一切都是注定的。
她来了。她不想再逃，她太累了。

机场大厅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旅客，李施施一身黑素的打扮，出现在出境室，她跟六岁的女儿囡囡，看来都很疲惫。

囡囡患有小儿白血病，医生说她还剩下不到一年的生命。一出大厅，她就强迫女儿戴上口罩。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驰，囡囡依偎在她怀里：“妈，你再告诉我一遍，爸爸是什么样子。”

李施施颤抖的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剪报，她的目光停在剪报上一个男人的特写照片，旁边有几行字——“外科医生纪柏园，仁心仁术，享誉杏林”。

纪柏园。她在心底轻呼，这么陌生而又遥远的名字，如此熟悉又如此疏离。望着车窗外飞逝的景物，她陷入迷茫，她真的能这样冒冒失失的去找他吗？对他公平吗？他怎么能

想象他已经有有了一个六岁的女儿？又怎能相信她还来不及长大，就要死了？

计程车一路开到安和路一栋旧式公寓前，这个地段的房租很贵，但她不得不付这么高的代价，因为纪柏园的医院就在这附近。房东太太带她看了房间，并给她送来一锅热汤，她说你们香港人不是都爱喝汤吗？其实她不是香港人，她是道地的台湾人。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次她回来，再也不走了。

一个晚上她都失眠，第二天一早就忙着去超市购物，换窗帘跟沙发套，中午在楼下烧饼店胡乱吃了一碗窝面。囡囡换了新环境很开心，吵着要上公园玩。

虽然已经入秋了，但台北的风并不大，她答应女儿出去逛一个钟头。坐在公园的石椅上，她拿出梳子替女儿梳头时，发现她的头顶有一部分都秃了，她的心立刻抽搐起来，但囡囡并没有什么特别感应，她的心被另一群在玩溜滑梯的孩子吸引走了。

拗不过囡囡的请求，她同意让她也去溜几分钟。等她发现不对，要上前让她停下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她看见囡囡刹那间脸色大变，一阵痉挛，倒地就抽搐起来。她立刻冲了过来，一把抱来囡囡、没命的冲向马路去拦车。

秋风吹开她散乱的头发，她的汗与泪把她的脸交织得苍白而痛苦。这是一个心焦而忧愁的母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竟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，台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漠？她记得她离开时并不是这样的。

终于来了一辆车，她抱着感恩的心情上了车。司机不等她开门，就说这离“国泰”最近。一切都是注定的，纪柏园现在

就在“国泰”，她现在去，是不是会碰见他？但她无暇去想了，囡囡仍然没有醒过来，她告诉司机：“那就是国泰吧。”大医院帮囡囡急诊的医生是个圆胖的中年男人，他安慰施施，孩子暂时不会有问题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最好是住院定期追踪检验。

她没有心情听胖子医生的建议，这一年多来，她已经领教了住院的滋味，囡囡才六岁，那里禁得起那种折腾，整天不是抽血就是照放射线，而这些都不能保证孩子会痊愈，只叫她要耐心等待，也许新药很快就会发明出来。那时就有救了。

她不能把希望只放在等待新药发明。但除此之外，她还能希望什么呢？

她凄怆的离开病房，因为囡囡暂时还不会醒来，她晃荡到大厅，大厅也还是药水味，她觉得自己也快病了，她想躺下来什么都不要想，但她的两双腿却像跑马场上的赛马一样停不下来。她觉得穿梭在眼前的医生护士，一个个都像穿了白袍子的幽灵一样，而她也像被抛到大气之外，整个人快虚脱了……

突然一只有力的臂膀挟住了快要倒下的她——

她根本没力气抬头看身边的人是谁，只见到自己的皮包滚落在脚前。那个男人一手扶住她，一手为她拾起皮包。

“你还好吧！”

这时她看见那个男人也穿着白袍子，原来是个医生，她挤出一丝笑容。

“谢谢你，我没事。”

但她的笑容还没有完全化开，就整个僵住了。她的心脏一下子就跳到喉咙里。

这个男人，他有一张方形而略显瘦削的脸，深邃的双眼里虽被眼镜挡住，但仍有一股强烈慑人的气势，他昂扬挺拔的身躯，立在那儿就像一棵般结的大树，坚毅而稳定，他紧抿的双唇和高傲的鼻梁，使他整个人充满一种孤绝感。

她还没完全看清楚他，他礼貌的对她微笑一下，就转身离去了。

她像呆子一样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，直到他进了电梯。

他是纪柏园。

虽然她曾想过千万种与他会面的方式，但绝没有想到会是刚刚这一种。

她心神涣散的回到病房，囡囡醒了，护士在喂她吃药，孩子本来好好的，一看见母亲进来，立刻使起性子来，硬是把入口的药给吐出来。她支开护士，一个人耐着性子哄囡囡，囡囡哭闹得更厉害——

“你别闹，只要乖乖的，病很快就会好——”

“你骗人，你天天骗人，骗我吃药，骗我打针，骗我要找到爸爸，你全是骗人——”

囡囡任性哭着，把眼泪鼻涕都往她衣领上挤。

“这回是真的。”她搂着女儿。

“我不信！”

“是真的！”她自己真的下了决心，“刚刚妈妈已经找到爸爸了。”

“那你带他来。”囡囡停止哭，“现在就要。”

“妈妈去试试。”

“现在就去。”

她望着女儿固执的脸，她不能相信，六岁的女孩也可以

这样固执，她六岁的时候只会缩在床角哭泣。她的童年是一场恶梦——她宁可忘掉。不——她宁可没有——

她又回到医院大厅，她笑着去面对他。她到外科去挂纪柏园的门诊。拿着号码牌坐在走廊候诊室的塑胶椅上，她的手心一直在冒汗。护士出来叫她的号时，有一刹那，她真想逃跑，但是，她还能逃到那里去呢？她辛辛苦苦冒了很多的险，才查到纪柏园的下落。她辞掉工作，放弃一切，再回到台北，不就是为了这件事？

她挺了挺脊梁，抽了一口气，进到门诊室。纪柏园望了她一眼，想出她就是刚刚在大厅的那个女子，但他的反应很简单，只是礼貌而职业性地朝她点点头。

“怎么样？”边翻她的病历：“什么地方不舒服？”

“哦！我——”

“没关系，你慢慢说。”

她仍然无言。原先设计好的开场白，不知道为什么派不上用场。他虽然颇有耐心，但护士却已经不耐烦。纪柏园把护士支开。

她低着头——“我——我是从香港来的——我叫李施施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她叫囡囡、她——今年六岁了——她现在病的很严重。”

纪柏园用食指磨着自己的鼻梁，沉静的说：

“李小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你女儿要看病？还是你自己？”

“哦！是我女儿！”

“那你应该挂她的号啊！”

“我——哦——不——我是有病。”她语无伦次。

“如果是你有病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那里不舒服？”他定定望着她。

她仍然无语。

“我希望你放松自己，跟我合作，好吗？病人在医生面前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隐瞒跟包装的。”他对她露出一丝微笑，想要减轻她的防卫。

“谢谢你，纪大夫！”她第一次抬起头面对他的眼睛。

“你居然愿意花这么多时间，跟一个你素昧平生，头一次挂门诊的病人说这么多，你真是太仁慈了，在我见你之前，我非常紧张，我想象你，想象了很久！”

这次轮到纪柏园紧张了，他的笑容也随之消失。

“你一定觉得我很奇怪，是吗？我找了你很久，我这次特地从香港带着女儿到台北来——”

他觉得必须打断她了，做为医生的职业警觉，使他开始觉得事态严重。他直接切入。

“李小姐，请你明白说明你的来意好吗？”

“我女儿——她叫囡囡，今年六岁，她是六年前的十二月三号，在香港圣玛利医院出生的——”

“这些你刚刚都说了，现在请你说重点好吗？你来挂号，到底是为了看病，还是另有所图？”他脑子一下子出现许多联想，最近他的几个医生朋友都会被勒索。

“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的语无伦次，因为我就快要心碎了！”她掏出手帕，半晌，才又开口：“让我再问你一句

话，圣玛利亚医院，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请仔仔细细的回想。”

他站起来，仔细看看她一会儿。

“六年前，我在那里做过临床教学。——不过，我们好像并不认识。”

“可是我们关系非比寻常。”

他吓了一跳：“请你把话说清楚。”

“请你相信，我没有任何恶意，我知道你有美丽的妻子，幸福的家庭，我——”

突然电话声刺耳的响了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！”

他离开位子到后面接电话。

是开刀房打来的，通知他下午五点的手术改期，他匆匆把电话结束，转身回位子时，发现对面椅子是空的——那个神秘女子李施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悄然溜走了。

他奔出去寻找。但是毫无踪影。

话，圣玛利亚医院，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请仔仔细细的回想。”

他站起来，仔细看看她一会儿。

“六年前，我在那里做过临床教学。——不过，我们好像并不认识。”

死亡的约会

“可是我们关系不寻常。”

他吓了一跳，“请你把话说清楚。”

她也知道吓到他了。

“上流是打开门做给别人看的，关起门来，我们都是饮食男女！你拥有美丽，我拥有权势，这是最完美的搭配。”他用力压住她：“有时候，一点小小出轨，一点新鲜的游戏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，更不会破坏到你现有的生活秩序。我知道你有丈夫，就像我有太太，可是。So What我们并不会伤害到他们。”

他匆匆结束电话，转身回位子时，发现对面椅子是空的——那个神秘女子李施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溜走了。

他奔出去寻找，但是毫无踪影。

一辆名车驶来。停在金记珠宝店前。车上下来衣饰讲究，气势不凡的纪柏园，换下医师服的他，冷峻之外又多了一点名士气。

他在车前停了一会，然后望向橱窗，理了理衣襟，潇洒步入店里。

金记的老板娘一看见他就热络拥上，纪柏园是她店里的常客，出手阔绰而且眼光又高，她一直是把他当大鱼一样捧着，只要店里到了新货，就会让人送到他阳明山的别墅让他先挑。

做了他那么多年的生意，却从来没看见他给自己买什

么，几乎全都是孝敬了他那个如花似玉的宝贝老婆叶思嘉。叶思嘉从前是拍电影的，虽然谈不上大红大紫，但也着实风光了一阵，四年前息影下嫁纪园柏，虽然不是头条新闻，但坊间的各大报章杂志，也着实报导了好一阵子。他俩在花都巴黎举行的礼婚，其浪漫新颖，更是吸引了无数年青男女，而纪柏园当年为叶思嘉在意大利订制的那套白沙礼服，据说更是天文数字。

金记的老板娘搬出了几样刚到的新款式，但他似乎早有盘算，一进去就指定要那条翡翠项链。

买好手饰，他直接驱车到“亨利”，一直等到七点，思嘉还是没到。他不想拨电话到“凯丽”去问她出来了没有，那好像显得他太无所事事，只会盯老婆，“凯丽”是台北目前属一属二的时装公司，走国际路线，思嘉在里面干业务经理。

他想不通，现在为什么整个就业市场都充斥着女人，譬如“凯丽”，工厂不说，光是在门市，女人就占了五分之四，他不喜欢到“凯丽”找思嘉，更排斥打电话到“凯丽”，因为老有一种被女人包围的窒息感。

他掏出烟来，正预备点火时，看见思嘉出现在门口，她今天穿了一套秋香色的套装，整个人看来神采奕奕，她一路朝他挥手来，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，只有想起迟到了足足大半个钟头时，才涌上一丝歉意，但对思嘉这样的女人来说，即使是歉意，也都是很短暂的。

“对不起嘛！今天公司事情好多——路上又塞车……”

柏园没说话，帮她拉出椅子，脱外套，然后才回到位子上，很平静地——

“没关系，我今天医院没有班，我们可以有一整个晚

上。”

“可是我——”

他打断她，掏出准备好的手饰盒：“送给你——庆祝我们结婚四周年！”

思嘉一愣，接过了手饰盒。打开它——

“哇！好漂亮！”她立刻挂到脖子上。“太美了，尤其配我这套衣服！——”她忍不住起身忘情的吻了柏园一下。“你真是最棒的老公！”

柏园有些讪讪的，他觉得自己像个做对事情被母亲称赞的小孩。

他用笑来化解心中诸多尴尬跟情结。

“你本来就应该拥有最好的，因为你是我纪柏园的妻子，从我娶你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在心里发誓，我要给你最好的。”他举起酒杯：“来——敬我们的婚姻。还有未来。”

思嘉举杯后，才想到自己根本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。她有些丧气。

“对不起，我忘了今天是这么重要的日子——我真气我这么糊涂，每年我都是这样——柏园，我没有为你准备礼物，我又忘了。”

柏园淡淡一笑，做了一个Tnat's Ok的表情。

“没关系！只要你还记得你是我老婆。”

思嘉一愣。

柏园不理她，对待者做了一个手势：“可以上菜了。”

侍者点头离去。

思嘉在看表，柏园假装没看见，兀自说着：

“我知道你喜欢法国菜，所以三天前，我就嘱咐这里的

师父——”

思嘉慌忙抬起头：“对不起，柏园，我不能陪你吃晚饭，公司的车还在外面等我，今晚上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——”她果然只是来应个卯。他简单而冷峻地截断她的话。

“既然你赶着要走，那又何必赶着来呢？”

思嘉爱娇的嘟哝一句：“人家是想先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再去！”

“招呼？”柏园忍不住从鼻子发出一声冷峻：“哼！”

“我心疼你嘛！你总是我老公啊！”她伸手去握他。

他立刻抽回去：“是吗？我倒觉得我比较像你的客户……，不，应该说，连客户都不如”

“你怎么了嘛！”她立刻没有心情撒娇了：“我也是不得已的啊！”但她也知道他有理由生气：“那这样好了，我尽快早点结束回家，也不差这一顿晚饭嘛！我们去宵夜，去淡水怎样？随便你——”

但他好像没听见她说什么？只是一语不发站起身来，替她拉位子，披外套——

思嘉站起来，迷茫接受他为她做的，望着他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赶我走？”

“你的时间太宝贵了，别让司机在下面等太久。”

“你别扯司机，我在乎的是你啊！”她气的又脱下外套，坐回椅子上。

“那就留下来陪我吃完这顿饭。”他严肃起来。

“可是我——”

“我只要听结论，留下？还是离开？”他今天是决定不再宠她了。

“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。”她真的生气了。

“我一年只有这么一天不讲道理，你平常怎么忙都可以算了，但是今天不行，今天是我们俩个自己的日子，不应该被打扰，不可以有意外，你懂吗？”

“你太小题大作了！”她斜睨着他。“根本没那么严重。”

“现在我告诉你，事情很严重。”

她愣愣望着他，他今天一副要摊牌的样子。

“你被宠坏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在我们医生这个圈子里，只有老婆宠丈夫，像我这样子宠老婆的，恐怕还是第一个。”

“你今天吃错药了？”她瞪着他，她告诉自己，她今天也不让步，他干嘛这么大声跟她吼？

“不是我吃错药，而是你有病，你想做女强人都快走火入魔了。我早该对你摆出做男人的霸气，当丈夫的权威，你不要以为我制不了你，我只是不愿意，因为我不忍心，我太把你当一回事，我不想压抑你，我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。我不愿意听见人家说大明星叶思嘉结婚息影后，就被一个小心眼的丈夫关起来，可是我这样宠你，让你变成什么样了？你知道吗？你根本忘了你自己是谁。”

“我从来没忘记我是你太太。”她美丽的脸都鼓起来了。

“那就证明你像个做太太的。你现在就下去，告诉司机，今天晚上应酬取消。”

她望了他一会儿，把眼前那杯白酒喝掉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他：